

医

Yiyi

周志友 著

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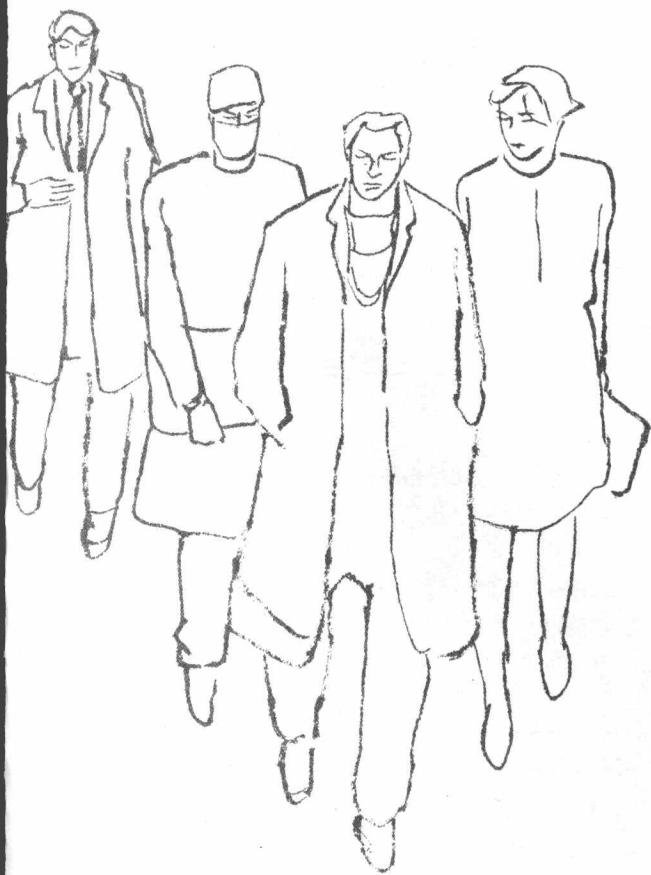
APG 安徽出版集团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医 医

周志友 著

APG 安徽出版集团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医医/周志友著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-7-212-03665-2

I. 医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64533号

医医 周志友 著

责任编辑 汪鹏生 吴筠

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编: 230071

发 行 部 0551-3533258 0551-3533292 (传真)

印 刷 安徽省地质印刷厂

开 本 640×960 1/16 印张: 22.5 字数: 415千字

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2-03665-2

定 价 32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

壹

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有历史了。要是从教会医院算起，恐怕将近百年了。岁月沧桑，几经变革，医院原来那颇具特色的徽式木制门楼，早已被光亮的大理石柱“现代”了。但这些，现在已没有什么人去关心了。

医大附院应该算是省会最好的医院了。虽然省立医院的硬件比医大附院更好一些，尤其是高干病房，但省里的一些领导，生病了却喜欢住在这里。这里面的原因，一下很难说清。除了省医附院集中了一批在全省甚至华东都有些名气的医生，还有的，或许就是他们对这家老医院的独特情感吧。

医大附院的名气，确实比省里其他医院的名气更大一些。即使在整个华东地区，医界的人们提起这家医院，也从来不敢小瞧。华东地区医院的重要会诊，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医大附院的席位。

医大附院的住院部与办公楼，都要从一个大门出入。早晨，不锈钢电动门只开了能容纳一个人进出的口子，让上班的医生和机关工作人员进出。医院上午查房，不允许探视病人，这是规矩。想方设法探视病人的人，都被门卫毫不留情地挡在了门外。

突然，不锈钢电动门打开了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开了进来。在门卫恭敬的注目礼中，轿车驶进了医院。

轿车停在了医院办公楼前，一个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了。

“贺院长，早上好！”有人向他打招呼。

除了去外面开会，医大附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贺志章，每天上班是非常准时的。多年的机关生涯，他的生物钟，早已机关化了。在机关工作久了的人，打量一下对面的人，就基本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在机关工作过。贺志章在医大附院先是当院长，后来书记院长一肩挑，但院里的人还是习惯叫他院长。

贺志章刚进办公室，秘书丁涛就进来了：“贺院长，院委会九点钟开始，除

曹院长要参加厅里的会议，晚半个小时到以外，其他人都会准时到会。”丁涛说的曹院长，其实是曹副院长，但在机关，所有的副职，“副”字都是被省略的。

贺志章点点头：“好！九点钟准时开始。”

丁涛正要转身，贺志章又叫住了他：“今天的会议还要研究从美国回来的血液病专家杜予繁的问题，我这里的材料只有他的简介，你把他从美国寄回来的材料复印一份，我会上用。”

丁涛说，马上就办。

血液科副主任李建邺刚走进办公室，就看见有人朝他招手，要他接电话。他站在门口问是谁打来的，接电话的人说，骨科打来的，好像是你爱人韩医生。

李建邺接过电话，果然是韩絮。韩絮的话有点冲：“一大早你去哪儿了？打电话也找不到你！”李建邺说查房刚回来。“查房，查房，就你工作积极，可工作积极有什么用呀！”李建邺明显感觉韩絮的情绪不对，便问怎么了。“什么怎么了！你知道吗，杜予繁要从美国回来了！”李建邺一愣：“杜予繁要回来了？你听谁说的？”韩絮说电话里说不清，让他下楼，到广场花园去说。

李建邺放下电话，默默想了一下，转身出了房间。

李建邺在接听电话时，副主任关旭阳一直在关注地听着。李建邺刚走出房门，关旭阳就站了起来，他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。他走到医生秦弋江面前：“小秦……”没等关旭阳下面的话说出口，秦弋江就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关主任，请你不要小秦小秦地叫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我是血液科的秦医生！”关旭阳讨了个没趣，自我解嘲地说：“好，好，秦医生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血液科要有好戏看了！”

秦弋江用眼睛瞪了他一下，没有搭理他。

张医生凑了上来：“关主任，说说看，有什么好戏？”

“我们血液科不是一直没有主任嘛！你们知道，我和李主任都是副主任，要是按资历嘛，主任的位子，理所当然该是李主任的。可是，我听说，原来从我们院去美国留学的杜予繁要回来了，并且要回到血液科。这，意味着什么？”关旭卖了一个关子。

张医生故意问了一句：“意味着什么？”

“意味着什么？”关旭阳看着张医生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杂志，摇了摇说：“你们看，这是最新一期的美国《世界医学》，这里面的文章说，杜予繁在治疗血癌方面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都算是个有国际水平的医生了，他回到医大附院，这血液科的第一把交椅还不是他的吗？”

这时外面有人找关旭阳，关旭阳便一脸坏笑地出去了。秦弋江非常不高兴，跟在关旭阳后面就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：“这种人，还能当副主任，真是天晓得！”

血液科的人都知道，关旭阳的老婆是省财政厅的一个处长，又正好分管医疗口。关旭阳主任的位置，是不是跟这个有关不好说，但大家都知道的是，对于关旭阳，连院里的领导都不敢轻易得罪他。

“本来血液科的主任早就该是李主任的了，可是关旭阳也一直在争这个位子，所以才搞得我们科一直没有正职。”张医生说。

“他这种人当副主任就已经够呛了，还想再当主任？要那样，咱们不都死定啦？”秦弋江对关旭阳从来都没什么好感。

“那难说！”张医生摇摇头说。

“要是他真的当了主任，我一天都不在血液科待！”秦弋江确实是打心里不愿在关旭阳手下工作，她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。

医大附院广场花园虽然不大，但很精致。有不少人在花园中的小路上来来往往穿行。韩絮与李建邺站在一个角落中，说话的声音很小。

“怎么，你不相信？”韩絮有点生气。李建邺这个人，对这种事从来都是不管不问，别人告诉他，他还不相信。

“这个消息，你是听谁说的？”李建邺确实有点不相信。

“省厅人事处的人告诉我的，这消息还不可靠吗？你怎么老不相信？”韩絮急了。

李建邺的脸色暗了下来。“唉！杜予繁来了也好，省得为一个主任位子，明争暗斗的，闹得人烦心死了！”

韩絮不高兴了。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个样！什么明争暗斗的？这位子本来就该是你的！关旭阳是什么东西？要不是他老婆，别说是副主任了，我看他连一个普通的医生也当不了！”

“你说这个有什么用？人家有靠山，你说什么也没用。”李建邺的口气里带着无奈。

“刚才在路上碰到他，我可是没给他一句好话。”韩絮说。“这个人就是猥琐，看到他我就来气！没本事你在那里老实待着不就算了，可他什么时候消停过了？”韩絮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现在就是这样，越是没有本事的人，他就越是里戳外捣！”

“惹不起，咱还躲不起吗？”

“躲，你真能躲掉吗？他什么时候饶过你？不是他掺进来搅和，这主任你早当上了！你看看你周围的同学，还有几个比你差的？杜予繁比你低一届，又比你年轻，再加上什么海归的，他回来压在你头上，你还有出头之日吗？”

李建邺不说话了。韩絮刚才的话，的确在他心头上戳了一下。他是七八级的，那时考上大学的，大都是“文革”后沉积下来的一批有抱负的人。“文革”造成的文化断代，使当年七七级、七八级毕业的学生，在社会上都成了香饽饽。他当年的同班同学，现在基本都是市里各大医院的骨干。无论是水平高的还是水平低的，大多都是科室主任副主任的了。有的甚至连院长都当上了。李建邺当年在班里，算是出类拔萃的，到现在还是副主任，他嘴上不说，但心里确窝着气。

韩絮在心里，比李建邺还要不平。过去，李建邺几个比较好的同学之间常常来往走动，女人们在丈夫之外还有单独的活动。但自从别人的丈夫都成了主任之后，韩絮就再也不愿参加这类的活动了。她觉得没有面子。李建邺要是专业不行或者能力差，那也就算了。韩絮也明白，李建邺科里要不是摊上个关旭阳，主任问题也早解决了。一想到这些，她就来火。

“都是关旭阳这个人闹的，要不是他拽着你，这主任，你早就当上了。这个人，我简直恨透了他！”韩絮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确实是他闹的。院里就怕他闹，不然院里也早就定了。”在这个问题上，除了关旭阳，李建邺对贺志章也是很有意见。

“贺院长这个人是做官的，他做事的原则咱们还不清楚吗？只要事情能摆平，哪里讲什么原则？”韩絮一肚子怨气，喋喋不休。

医大附院的会议室，院里的主要领导都在座。由于今天会议涉及的面比较广，科室负责人也来了不少。会议是由贺志章主持的。对于这样的会议，他驾轻就熟。

“今天的会议，主要有两个议题。一个是研究血液医学中心大厦问题，一个是回国专家的工作安排问题。”贺志章说起话来，不紧不慢。“我们先研究第一个问题。请后勤处的光宇同志，先把血液医学中心大厦具体的筹备情况，跟大家汇报一下。在他汇报之前，我先讲几句。血液医学研究，一直是我院的领先学科，杜予繁回国后，将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力量。兴建血液医学中心大厦，既是为了迎接我们院建院百年，也是医大附院的实际需要，意义十分重大，因此，希望大家能够高度重视。下面，我们请光宇处长向大家汇报。”

后勤处的陈光宇处长照着打印的材料念了足足有七八分钟。前面的，大家

都没有怎么记住，但血液医学中心大厦缺口一千多万资金，会议室里人却都听清了。大家都觉得这一千多万的资金不好办。

“我和华天药业公司的董事长张圳接触过一次，他倒是有投资的意向。”陈光宇补充说。

陈光宇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，讨论顿时热烈了起来。

“华天是大公司，他们要是愿意投资，倒是有这个实力。”

“他们要是愿意投资，那倒真是不错，医、药合作，也算是门当户对。”

“不过，我听说，华天由于扩张过快，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。”

“是的，他们好像已经出现了问题。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，华天在央视的广告，播出的时段和密度，已经远不如以前了。”

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只要他们愿意投资，这一千万对他们来说，又算得了什么！”

贺志章一直没有说话。在这种场合，他从不轻易表示自己的意见。他要看看大家的意见，然后在心里盘算一下，总结出个一二三条，然后再发言。

“这样吧，”贺志章用目光巡视了一下会场，看大家都不说话了，便开了口。他每次说话几乎都是这样开头。他看着陈光宇说：“血液医学中心大厦的问题，光宇处长，你继续和华天接触，需要我做工作的，我再出面。”

陈光宇说好。

贺志章接着说：“十八号，是华天公司成立五周年，他们有个纪念活动。昨天我已经收到了张圳董事长的请柬，到时我再和他谈一下。咱们大家共同想办法，只要有企业愿意投资，我们就可以谈，涉及政策上的事，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变通，去疏通，好在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了。这个问题，我们就研究到这里吧。下面，我们研究杜予繁的工作安排问题。请马明处长先把杜予繁的情况介绍一下。”

马明开始介绍杜予繁的简历。

“杜予繁，1959年出生，毕业于江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。先后任我院血液科主治医师、住院总医师。1990年，他以公派自费身份前往美国西部医院做住院医师……”

杜予繁的材料，贺志章早已烂熟于心。马明的介绍，他几乎一点都没有听。他在考虑另一个问题。他想到了李建邨。平心而论，血液科主任的人选，李建邨是比较合适的。但因牵涉到关旭阳，他一直都没有动。关旭阳确实是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来，不然问题早就解决了。关旭阳一直漂着李建邨，让他很难办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是颇费心思的。动员杜予繁回国，就是他为解决这个疑难杂症开出

的药方。这个药方既解决了血液科主任的问题，同时又为医院引进了国际尖端人才，可谓一举双得。在这一点上，他颇为得意。但李建邳那里，怎么安抚，他也得有所考虑才好。因为杜予繁一回来，这个矛盾就不可避免了。

马明还在继续介绍杜予繁的材料。“杜予繁1991年又到耶鲁大学医学院血液科研究室做访问教授。1992年取得美国俄勒冈州执照，以客座教授身份到圣·文森特医院医学中心从事血液研究工作，师从于世界著名血液医学专家思德教授……”

关旭阳从外面回到了办公室。

“小秦，噢，对不起，我又错了！秦医生，李主任还没有回来吗？”说完他朝李建邳的办公桌看了一眼。

“他回来不回来，我哪里知道，我又不是领导，你们主任出去又不向我请假！”秦弋江没好气地说。

关旭阳毫不在意秦弋江的态度。“刚才我出去时，碰到了韩医生，她一定是找李主任商量事情的。不过，这个时候，再活动这个事，恐怕已经晚了。据可靠消息，杜予繁是真的要当我们的科主任了！”

“关主任，那主任的位子，你不是也坐不成了吗？那多可惜呀！”秦弋江揶揄说。

关旭阳赶忙解释：“小秦，你可是看错人了，我这个人，从来都不想做官！”

科室里的人互相看了看，都笑了起来。

“关主任，把假话说得像真的一样，你这功夫什么时候练出来的？”

关旭阳把脸板了起来：“你这个小秦，说话怎么这么损？好了，不说了，上班时间，大家不要再说工作以外的事了，都忙自己的事吧！”

“关主任，这话题不是你挑起来的吗？”

关旭阳连连摆手：“好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

这时李建邳走了进来，大家看看他，都没有说话。他觉得怪怪的，就回到里面的办公室去了。

李建邳的心情很不好。刚才他和韩絮不欢而散。韩絮让他去找贺院长，让他建议杜予繁去新建的血液医学中心当中心主任。她真是想到哪说到哪，他怎么能去建议呢？别说血液医学中心大厦八字还没个一撇，就是建起来了，这话也轮不到他去说呀！但韩絮却固执己见，说不管怎么说，都要向贺志章表明态度。要是他不去看，她就自己去说。他知道，韩絮是个敢说敢做的人，她真要是去说了，

事情不但办不成，反而给人家留下话柄，说他李建邺伸手要官。他可是个要面子的人。

李建邺觉得头疼，他打开抽屉，从里面找出阿斯匹林，吃了一粒。

院长办公会已近尾声。大家都欢迎杜予繁的归来，这让贺志章非常高兴。

“好，大家意见一致，这很好。杜予繁到我们院工作，将会进一步提高医大附院在医学界的地位，医大附院的知名度也会大大提高。”贺志章合上了他面前的笔记本。“今天的议题已经研究完了，我还要附带说一说医大附院百年院庆的事。医大附院是1898年兴建的，明年就是建院一百周年。这对我们医院来说，是个大事，我们一定要全力办好这个百年院庆，对这个事，院里还要专门开会研究。请大家考虑一下。”贺志章说完这话，停顿了一下，看看与会者，然后问：“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就散会！”

大家都站了起来。出门的时候，贺志章又交代丁涛，让他把华天药业公司的材料找找，这两天就送给他看。贺志章抓工作，还是非常实在的。

李建邺住的是医大附院的老房子，建筑面积只有六十多平方米。家里虽然有点挤，但收拾得却很清爽。作为家庭主妇，韩絮还是很能干的，在这一点上，李建邺是没有话说的。但韩絮确实嘴太碎。吃晚饭时，她又怪韩李吃饭太慢，惹得女儿也不高兴。李建邺帮着女儿说了一句，又引来了韩絮的一大堆话。在这些问题上，李建邺不想太认真。他知道，要是太认真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。

韩李三口两口地扒完了饭，正准备起身到自己的房间去时，门铃响了。韩李打开了门，见是小姨来了，十分高兴。

韩蕊随手递给了韩李一个漂亮的包装袋：“给，韩李，这是英语复读机，你不是想要这个吗？”

韩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：“太好啦，小姨，谢谢小姨！”

韩絮听说韩蕊来了，赶忙从厨房走了出来。“韩蕊，你又乱花钱。韩李学习不用心，买什么学习机也没有用。”

她和妹妹韩蕊站在一起的时候，简直就像一对双胞胎。她们长得太像了。仔细看，韩蕊比韩絮显得更清秀、更漂亮一些。气质上，韩蕊也显得更高雅一些。

“你吃饭了吗？”韩絮问。

“还没。”韩蕊说。

“就在这吃点吧！”李建邺说。

“不了，董事长还在下面等我呢，晚上我们还有应酬。我是专门来给韩李送英语复读机来的，我得走了，改天有时间我再来。”

韩蕊刚出门，韩李就准备拆开英语复读机的包装。韩絮把英语复读机拿了过来：“你先做作业吧，等一会让你爸看看说明书，帮你弄好了你再用。”

韩李不高兴地进屋去了。

韩絮一边收碗，一边说起了韩蕊：“建邺，你看韩蕊这样下去怎么行呢？她都这么大了，整天跟张圳在一起，也不算个事呀！张圳人家是有家室的人，虽然他和妻子感情不好，可人家一直没有离婚呀！韩蕊一门心思就在张圳身上，这样下去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她的事，你也管不了。管不了，最好就不要管。”

“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她是我妹妹，我能不管吗？”

说到这些，韩絮有时也生韩蕊的气。韩蕊哪都好，人也非常聪明，可就是太任性，而且想到哪做到哪。

当年，父母让他们俩都学医，可韩蕊认准了要学工。结果，她报考了华东工学院，学了电气自动化专业。家里人都觉得不理解，女孩子，学什么不好，非要学这个。韩蕊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一家电厂。家里人都为她惋惜。但韩蕊无所谓。她长得虽然清秀，可身上却有股男孩子的气息。在电厂，她屁股后面背着个工具包，几十米高的铁架子，一般小伙子上去都有点害怕，韩蕊却一点都不含糊。她本来在厂里工作得挺好的，可厂里的一个副厂长老是打她的主意，找她的麻烦，她一气之下，干脆辞掉了工作，自己跑到社会上闯荡来了。那时，联想电脑在江华刚刚成立公司，她就去了那里，并且很快就在公司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半年不到，她就做到了部门经理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，她结识了张圳。他们彼此都互相欣赏，结果张圳就把她挖到华天公司去了。

韩絮每当想到这些，就为韩蕊的将来担心。她一边收拾桌子一边跟李建邺说：“现在外面传得很厉害，说华天公司现在经营上出现了问题，刚才韩蕊来，也忘了问她。要是公司真有问题，她得早做准备才好。”

“怎么做准备？你就是瞎操心。”李建邺说，“华天公司那么大，还能倒了吗？”

“那可说不定，”韩絮说，“别说像华天这样的公司，就是国外那上百年的大公司，不也有说倒就倒的吗？”

门铃又响了。韩絮走到门口打开门，看到关旭阳来了，她觉得有点奇怪，他来干什么？一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。

“关主任，你是不是走错门了？”韩絮不客气地将身子挡在门口，大有不让他进来的意思。

“韩医生，你别这么说，以前要是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，你就让李主任

批评我，我一定改正！”关旭阳讪笑着自我解嘲。

“李主任能批评你？”韩絮不依不饶：“你是副主任，他也是副主任，他凭什么批评你？”

李建邺赶紧拉开了韩絮：“关主任，别在门口站着，有话快到屋里来说。”

韩絮这才让开了身子，气呼呼地进了厨房。

关旭阳进了门，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“关主任，你找我有事？”李建邺问。

“没什么事，李主任，我就是来给你通报情况的。”关旭阳说。“杜予繁下个月就要回国了，听说院里准备让他到我们科当主任。院里这样做，也太拿我们不当数了！我就不要说了，你李主任和杜予繁是大学同学，论资历，论水平，哪一点比他差了？他不就是到国外转一圈，镀了一层金，回来就要把我们科的主任位子占住啦？”

“杜予繁和我是同学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话。”听关旭阳这么说，李建邺警惕了起来。

“同学？他要是真考虑同学关系，他就不该回来！”关旭阳说。“现在很多人，都是在国外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，我看，杜予繁也差不了多少！”

韩絮围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了。“关主任，你今天来我家，不光是为了说杜予繁坏话的吧？你记着，我们可没有说一句话！不然的话，你从我们家一出去，这些话都有变成我们说的了！”

“韩医生，看你说到哪里去了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”关旭阳表情有点尴尬。

“是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心里有数！你也别在这里兜圈子了，你今天来有什么话要说，你就直说吧！”对关旭阳，韩絮真是一点都不客气。

韩李拿着作业本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：“爸，我这一道数学题，做了半天也做不出来，你帮我看看吧！”李建邺不想让韩絮再说下去，指了指韩絮说：“我这里有客人，让你妈帮你看看吧。”韩絮还想再说什么，李建邺站了起来，把韩李的作业本拿过来，直接交到了韩絮的手上。韩絮盯了他一眼，不满地跟着女儿进到房间去了。

“关主任，关于杜予繁的事，咱们今天就不要再说了。”李建邺说，“在我家说这个话题，我觉得不合适。”

“不，李主任，你听我说，”关旭阳赶紧接上说：“咱们科就这一个主任的位子，要是让别人占了，咱们就别想再有出头之日了。我觉得，咱们最好一起去院里，找院长把情况反映一下。杜予繁冷不丁地从国外回来，对我们科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，这以后的工作好做吗？趁杜予繁还没有回来，院里还没有任命，我

们一切都还来得及！”

韩絮从女儿的房间冲了出来：“关主任，你把别人都当傻子啊？你想拿李建邺当枪使？你也太聪明了！就是杜予繁当不了这个主任，也轮不到他李建邺，因为有人比李建邺更想得到这个位子，关主任，你说对吗？”

关旭阳的脸有点白了：“韩医生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今天来，可是真心为了李主任！”

“真心为了李主任？那我先在这里谢谢你了！”韩絮真的生气了。

“关主任，工作上的事，还是不在家里谈为好，有什么，我们明天到单位再说吧！”李建邺说完就站了起来。

看到这样，关旭阳也只好站了起来：“好，好，那就明天再说吧！”

李建邺把关旭阳送出了门。

“这个人，真是个小人！他背地里不知给你使了多少绊子，可他还能恬不知耻地到你家来！今天他在这里说了杜予繁很多坏话，可明天杜予繁真的成了你们科的主任时，他一定又会对杜予繁点头哈腰！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我最恨这样的人！”韩絮依然余怒未消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不说他了，咱们不为他生气！我今天觉得有点累，想早点休息了。”

韩絮瞪了李建邺一眼，回到女儿房间去了。

贺志章的晚餐很简单，稀饭和馒头，菜也很清淡。贺志章外面的饭局虽然很多，但他不喜欢把时间耗在餐桌上。除了推不掉的应酬，他基本上是在家吃饭。晚上吃过饭后，他习惯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。妻子邓佑晴是中学的政治老师，对新闻联播也很感兴趣。因此，每天晚饭后，他们就会坐在沙发前打开电视，先看省内的天气预报，再看新闻联播。

贺志章刚打开电视机，妹妹贺志蓉就来了。

贺志蓉进门换了鞋子。邓佑晴招呼她一声，就要去倒茶。贺志蓉连连摆手，让她不要忙，说同事还在实验室等着她，她拿了材料就要走。

“急什么呀，志蓉！”邓佑晴硬拉着她坐下了。“你真是跟你哥一样，一干工作，就什么都顾不上了。志蓉，工作是干不完的，你得悠着点。不要急着走，坐一会，先喝点茶。”

贺志蓉只好坐下了。

“我先跟你说件事，材料你过会再对对看。”贺志章把贺志蓉要的材料放到了茶几上。“上次见你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杜予繁下个月就要回来了。”

贺志蓉一愣：“回来了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回我们医院工作。”贺志章回答。

“怎么回事？他在美国不是很好吗？”贺志蓉觉得太意外了。

“我去年访问美国时，邀请他回国工作，当时他就答应考虑。后来，我们医院又做了很多工作，终于促成了这件事。”

“是不是他在美国处境不好？”

“不是，他在美国工作得很好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要回来？”

“希望发展得更好呀！”

“我不明白。美国的条件不是比国内更好吗？”

“志蓉，其实你并不了解情况。”贺志章说。“在美国，无论他的医术有多么好，他也难成为学科的number one，但在国内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他回到国内，当之无愧就是国内血液医学中的权威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贺志蓉思索着，没有说话。

“还有，杜予繁他是个有抱负的人。他跟我谈的时候，说了一些他的想法。他很想把美国一些先进的医疗模式，也嫁接到中国来。在这些方面，他是有理想的。”

贺志蓉情绪突然变得低落了。“哥，别说了，这些都不关我的事，我不想再听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得赶紧走了。”

贺志章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。“那材料你对一下吧。”他把茶几上的材料交给了贺志蓉。贺志蓉接过材料，简单地翻了一下，就放进了包里。

贺志蓉出门后，邓佑晴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志章，这么多年了，看来志蓉还忘不了杜予繁啊！”

“是啊！”贺志章也叹了口气。“当年，她是反对杜予繁出国的；现在，杜予繁又要回来，她当然会很伤感。其实，当年志蓉要是和杜予繁一起出去，杜予繁可能也不会回国了。可志蓉恋着她的事业，不愿跟他出去。世事难料啊！当年她要是跟杜予繁结了婚，她的家庭，哪会像现在这样呢？”

“志蓉和乔良良长期冷战，眼下正在闹离婚，也难怪志蓉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了。”

“但像这样回避，也不是个办法啊！”

“志章，杜予繁在美国不是离婚了吗？志蓉这边要是跟乔良良分手了，她还能跟杜予繁重归于好吗？”

“这就难说了，”贺志章说，“重归于好当然好，他俩青梅竹马，大学又是

同学，双方都很了解，彼此又有很深的感情基础，这样当然最好。但是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他们两人分开已经七年，天各一方，经历各不相同，事情就很难说了。”

邓佑晴又叹了一口气：“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！”

新闻联播已经开始播国际新闻，贺志章已没心情再看，他转身进了书房。下午他找了后勤处的陈光宇，了解了华天公司的情况。院务会议结束后，陈光宇专门去华天找过董事长张圳，张圳对血液医学中心大厦的投资，积极性很高。对于社会上关于华天的传言，陈光宇也作了了解。陈光宇告诉他，社会上关于华天的传言，主要是说华天大厦的建设资金出现了困难，但仅是传言而已。目前华天大厦的建设依然还在进行，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问题。他把丁涛找出的有关华天公司的材料，都交给了陈光宇，让他把材料都拿回去，再细细地研究一下。贺志章是个谨慎的人，陈光宇出门时他再三交代，医大附院需要投资伙伴，但必须慎重。

华天公司是个知名的企业，近来更是声誉显赫。前年中央高层领导来江华时，还专门去他们公司视察过。这家公司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创办，从几间临时租用的办公房起家，短短五年时间就拥有了十多亿资产。社会上都传说董事长张圳在北京有背景，但到底是什么背景，谁也不知道。

眼下华天公司正在筹备公司五周年庆典，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。上午，张圳召集了一个会议，专门研究此事：“今天之所以把大家都请来，是为了公司五周年庆祝的事。我以为，公司五周年纪念，是一件大事，需要隆重庆祝，具体怎么办，希望大家畅所欲言。”

民营企业，老板就是一切。下属做事、说话，大都看老板脸色行事。张圳刚才的开场白，已经为公司庆典定了调子，那就是“隆重庆祝”。下面的人，基本上都是顺着他的思路来了。

公司副总赵一鸣首先作了发言：“五年来，我们公司在董事长的领导下，取得的成就，确实了不起，不仅为中国所瞩目，也为世界瞩目。”赵一鸣扬了扬手中的一张报纸：“这是昨天出版的《参考消息》，想必大家都看过了，这篇美国记者写的报道，高度评价了我们公司。我以为，公司五周年纪念，一定要隆重庆祝一下。”

后面的发言，也大都是这种类似的附和。

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。公司的总会计师孙敬亭就不赞成。“我有一些不同意见。现在公司的状况，大家心里都是十分清楚的。恕我直言，华天大厦从当

初的十八层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建，直至加高到现在的三十二层，这直接导致了我们的资金周转出现困难。大厦的建设，过度地抽调了软件和药业的资金，已经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。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的话，我是说，要是从软件公司和药业公司‘抽血’过量的话，那么公司就有可能出现危机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我手头有数据。因此，我以为，我们公司当前的主要任务不是要搞五周年庆典，而是要直面现实。公司五周年庆典，即使要搞，也应该节俭、适度。”

孙敬亭此言一出，立即有人出来反对：“我不同意你的这种说法。公司出现困难是事实，但还没有到你说的这么严重。我以为，这只是暂时的，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过去的……”

由于出现了不同意见，会议讨论得热烈起来。对与会者的发言，张圳表面上听得认真，实际上，他对如何举行公司庆典，早已有自己的打算。他一讲话，会场立即静了下来。

“今天的会议，我觉得开得很好。大家确实做到了畅所欲言。下面，我谈谈我的意见。公司五周年庆祝活动，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，实际上涉及公司的发展方向问题。对待华天大厦项目的态度，公司历来有两种意见，具体的我就不说了。这座大厦，涉及华天的形象，它如果建不起来，华天也许从此就会一蹶不振；它崛起了，华天也就崛起了。华天五周年庆祝，同样是这个道理。我们遇到的困难，只是暂时的。五年来，我们公司遇到的困难还少吗？但我们都克服了！我相信，眼前的困难，我们也一定会克服的！因此，我认为，公司五周年庆祝活动，与其小打小闹，不如不搞；如果要搞，就一定要大张旗鼓地搞，搞出规模，搞出影响，搞出我们的形象！”

张圳在这种场合的讲话，历来煽情，有哗众取宠的嫌疑。但这是张圳的风格，虽然有人为此给他提出过，但他从来都不会接受。

会议结束后，韩蕊上了张圳的车。张圳很少用司机，大都是自己开车。

张圳对韩蕊在会上一言不发有些不满：“你为什么不发言？”

韩蕊反过来问张圳：“发言？我发言有用吗？”

“怎么？你有意见吗？”张圳一边开车一边说：“你是市场部经理、公司的高管，你有意见，在会上都不说，那我可真的就有问题了。”

“有意见的可不只我一个人，可敢说真话的人却不多。现在，许多人都是看你的脸色行事，你难道看不出吗？”

“难道你也要看我的脸色行事吗？”

“就算我不看你的脸色行事，我的意见你也听不进去多少。现在，公司已经

很困难了。央视和省电视台的广告费，我在想方设法确保，可平面媒体的广告，我已经顾不上了，尤其是高架路牌的广告。广告公司的老总，见了我就哀求转点钱给他们，弄得我简直不好做人。”

“他们这帮人，真不像话！”张圳有些生气。“他们从我们公司赚走过多少钱？可我们刚遇到一点问题，他们就原形毕露了！”

车子经过公园门口时，张圳放慢了车速，他问韩蕊：“现在离吃饭时间还早，我们进去走走怎么样？咱们不谈工作了，谈点别的，换换脑子，好不好？”

韩蕊同意了。

晚霞给公园的树木镀上了一层金晖。张圳的情绪一直都很好，公司经营出现的困难，似乎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。

“韩蕊，你看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美丽吗？”张圳问。

“美丽。可我觉得生活却一点也不轻松。”

“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”

“我为什么不能有这种感觉？”

“你经历过什么？相对于我来说，你真可以算是什么风雨也没有经历过。1989年，我大学毕业后，下海去了深圳。在那里，打拼厮杀，弄得满身都是伤痕，可我不还是挺过来了？”

“华天的江山是你打下的，我们当然不能跟你比。我之所以说不轻松，还是因为工作的原因。我想努力做好我自己的事情，可我总觉得你不太放心我们。我们的创造力和责任感，甚至连工作热情，也一天一天地在消失。要是这样下去，我真的很担心。”

“韩蕊，你看你，我们讲好不谈工作，可你又谈工作了。”张圳心想，今天要是不把话说开，那晚上的饭，他们恐怕也吃不好了。“好吧，看来今天不谈工作也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也说一点吧！”

“那你就说说吧！”

“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，因此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同。公司大了，问题也就多了，这是自然的事。你从公司的资金考虑，希望将央视的广告撤下一些，这我十分理解。但我考虑的首要问题，就是公司的安全问题。你的广告一撤，大厦一停建，哪怕是缓建，银行也会停你的贷款！你别看他们平时对你点头哈腰的，可你出现一点风吹草动，他们都会六亲不认！银行，从来都是嫌贫爱富的！”

“你说的这点我同意。现在我们的资金都这么困难了，可你还准备向医大附属医院投资，跟他们合作兴建血液医学中心大厦，还要大搞公司五周年庆祝活动。我真不明白，我们哪来这么多的钱？”